

研究摘要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延續「客家女性書寫、書寫客家女性」研究計畫之子計畫(一)：台北地區客家女性的生命敘說的研究，目的在為台灣的客家女性留下紀錄、透過書寫，朝向主體性的發展及展現出個人的生命其實是一種社會歷程的縮影。

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生命敘說與書寫為主，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者是具夥伴關係的。在方法上將以深度訪談法、敘述訪談法及生命故事的文本書寫為主，輔以相關文件的蒐集。

在此份報告中所呈現的客家女性共有三位，一為月子(化名)，雖只有國中畢業，但是閱讀和書寫卻是其生命中重要的事，其生命故事的軸線為一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從生命「歷練」中走來。

第二位則為菊子(化名)，是我在執行子計畫一的後期所遇到的客家女性，菊子很想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平時有寫心情故事的習慣，擅於敘說，在 2006 年 7 月時，我邀請菊子進行「共同書寫」，菊子欣然應允。其生命故事的軸線為一「縫補」生命的缺口。

第三位則為思微(化名)，是較年輕一代的客家女性，平常喜歡寫詩、畫畫、歌詠，用這些來記載生命的轉折與歷程，其生命故事的主軸為一「生命・獻祭・行走」。

研究結果：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一) 從生命的歷練中走來

依 Gergen & Gergen(1986)敘說形式與結構所言，月子的生命圖像是從生命歷練中穩定前行，並朝向簡樸自在的生活。

在月子自我生命的書寫與敘說中，若以月的意象來觀看月子的生命圖像，會覺得在她花蓮兒時歲月中，生命圖像尚不清楚，待她回到苗栗、開始上小學，才

益發清晰。在小學過後，必須在家幫忙而無法繼續讀書的生命階段，她的生命圖像像被黑暗食去一大塊的月亮，「想讀書」的心情卻也使細如彎眉的月亮以殘存的光對峙著「不能讀書」的黑暗。隨著她想讀書的欲望愈熾、現實條件漸許可下，月牙漸成半月，以追尋夢想的堅持抵制著母親的反對與在台北「半工半讀」的現實艱困，好不容易克服一一阻礙困境，實現「繼續讀書」的夢想，她在愛情中也找到了林軍官，卻在風光婚禮過後，必須面對不斷向她生命噬來的黑暗，一口口吞噬掉月亮明亮部分，在失去原有自由的同時也失去自信，以至於當她懷第一胎時曾難過地想離家出走。表面看來婚姻的不如意不斷奪走生命的亮光，但其實生命的亮光只是被隱沒於黑暗，於是，在小孩漸漸長大之後，月子開始勇於向外發展，月亮又慢慢地圓。後來隨著親人的相繼過世、與佛家的接觸，在受到丈夫去世的打擊而中風後，重新思考人生到底在追求什麼，使月子心境大轉，開始學著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及自我人生，展開她的新生命歷程。

月圓、月缺本有定數，人生本就起起伏伏，原本追求的成就只不過是表象，人生該追求的不該是表面上的圓缺，而是修練自己的心靈，學著以更澄澈的眼光去觀看萬事萬物。以前會痛苦，並非單是因為人生的挫敗與阻礙，而是因為自己也一直執著在那，看不開。經歷人生種種考驗的月子，在學佛的歷程裡慢慢發現真正想追求的人生終極目標，隨著「發現執著」、「放下執念」，看破生命的圓缺，開始涵養自己的光芒，期望能幫助別人、普度眾生。

(二)縫補生命的缺口—陷溺與翻轉

依 Gergen & Gergen(1986)敘說形式與結構所來看菊子的生命圖像，那是不斷起起伏伏、人生挑戰一個接一個的狀態。

菊子一直為自己「只有國中畢業」的學歷而自卑，這是她可以歸納的自卑根源，然而，這並不是唯一自卑的來源。美濃客家庄原本就不算是太富庶的地區，而溪埔寮更是窮困的地區。家中沒有錢，再加上生為女兒身，這樣的出生背景，似乎註定了菊子的某種生命基調—自卑與起起伏伏的人生。

讀書階段的菊子因為成績好而帶來不少的成就，卻也因為成績好家裡卻沒有錢供她唸書，卻有錢供不愛唸書的三哥唸(一種文化上性別差異的對待)，再加上班上同學都去唸書了(社會比較)，讓她覺得不甘心而且自卑。女工生活一方面快樂，一方面卻也從來沒有放棄繼續求學的念頭，卻也因所存的錢都供家裡使用而無法如願。在年歲漸長的狀況下，進入婚姻與謀得一技之長變得實際而重要，選擇學習洋裁是在當時紡織業興盛的狀況下，女性很好的一條路。因緣際會認識外

省籍的老公，以為可以遠離田事和農事，卻在搬來台北之後，因先生工作不穩定，隨之進入以洋裁維生的生活、及媳婦角色重擔的承擔，而進入了人生的黑暗期。

這樣的黑暗期，讓菊子的生活黯淡無光，卻也讓她積極尋找出路，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有不斷翻轉的機會。婆婆的過世，卸下媳婦角色，加上收音機的訊息提供及社區資源的使用，讓她有機會可以重新接觸書本及自我的內在心靈。心理成長班、歡喜扮戲團的演出、靈性團體的修練，十餘年來一方面讓自己的生命有了出口，另一方面卻依然陷在婚姻的「磨」練中，繼續生命與智慧的修練。對菊子來說，生命是一條漫長而須不斷修練的路。

(三) 真實、獻祭與誕生自我

思微，在生命的低潮期，透過畫、透過詩、透過種植，勇敢而努力地面對自我的真實，而生命中也出現了包容力極大的大海——先生，包容著她的波濤洶湧而不動搖，生命終於找到了行走的道路，透過那樣真實的自我獻祭，思微得以誕生自我，並讓自己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如果我真正要能夠面對這個世界的話，我就必須很真實的，不論是我的憂傷、我的執迷、我的迷惑、我的不安，這一切我都必須真實的獻祭出來。」

她說獻祭，在說一種生命對世界的誠懇以對，而她透過創作使她的獻祭成為可能，並且，成為一種自我療癒。所以可以在她的畫中看見她生命的不同狀態與面向，也能夠看見她生命流轉中的變化，那不僅令人驚歎，也令人動容，動容於她對生命的真實尊重，她將這一切轉以繪畫於畫布之上。生命透過創作變成作品，而她透過創作作品的過程，創作了自己，將自己在創作中回歸自然，回歸單純。然後，她可以去面對父親的生命時，用一種純粹的書寫者、生命者去面對，她父親曾有的可貴，仍然被她純粹的知曉，因為她的生命是與這廣大世界的相互交融與依靠，再不是倫常關係中的父親作為能夠左右了她的生命。

自此，她將歲月行走至一種高度，一種生命踏向命運的昇華。

(四)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三位客家女性的生命故事展現著不同的生命力，各自在自身的遭遇中努力活出「自我」的樣貌。「自我」不是一個代名詞或是指稱而已，自我是在關係中、自我更是一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個人透過敘說建構自身，在個人的不斷敘說與書寫中，個人的生命故事展現出個體所經歷的整個社會歷程。

在此要進一步詮釋的是，個人如何在社會制度所形構出的生命遭遇中，走出自我的樣貌，並尋找生命的朝向。在此引用 Gergen & Gergen (1986)所說的敘說結構與敘說形式來說明三位客家女性的生命樣貌，他們認為敘說是從日常的社會互動中發展出來的社會建構，是人們共享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敘說有特定的結構，分別是前進的(朝向一個目標)、後退的(遠離目標)、穩定的(故事少有變化)。然而生命的遭遇總是多變的，敘說的結構可能是混雜而多變的，如悲喜交雜的生命敘說、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敘說、羅曼蒂克式的敘說(起起伏伏)。

從 Gergen & Gergen 的敘說結構來看，月子的生命敘說比較是穩定地前進型，我稱之為從生命「歷練」中走來，而呈顯出一種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朝向「放下一切」並努力修練得以「普渡眾生」的境界行走。菊子的生命遭遇則顯得多變而崎嶇，一生陷溺在「自卑」的情懷中，奮力地在不夠好的社會風土條件中翻轉、翻轉、翻轉，生命也隨之起起伏伏，透過經濟的獨立、心靈的成長與靈性的修練，努力地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是悲喜交雜羅曼蒂克式的敘說。至於思微，在生命的低潮期，透過畫、透過詩、透過種植，勇敢而努力地面對自我的真實，而生命中也出現了包容力極大的大海一先生，包容著她的波濤洶湧而不動搖，生命終於找到了行走的道路，透過那樣真實的自我獻祭，思微得以誕生自我，並讓自己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目 次

一、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 (一) 為台灣的客家女性留下紀錄
- (二) 透過書寫，朝向主體性的發展
- (三) 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

二、相關文獻之回顧

- (一) 性別與書寫
- (二) 自我書寫與生命轉化
- (三) 文獻中的客家女性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過程

- (一) 研究參與者概寫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分析與詮釋

四、研究結果：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 (一) 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從生命歷練中走來的月子
- (二) 縫補生命的缺口—陷溺自卑與不斷翻轉的生命力
- (三) 生命・獻祭・行走
- (四) 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五、參考文獻

一、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一）為台灣的客家女性留下記錄

延續子計畫一「台北客家女性的生命敘說」，本計劃依舊把重點擺在客家女性上。

近年來以「客家女性」為研究議題的文章，雖有增加，但數量依舊不多。在翻閱客家研究相關文獻時，發現「客家女性」的資料往往僅佔書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客家研究重點皆在於語言、風俗、文化、信仰、源流、人物及民族特性等，較缺乏對各地客家人的歷史與現狀、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及其周鄰居民的關係（陳運棟，1998）。因此，本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之一，就是為台灣的客家女性留下紀錄。

（二）透過書寫，朝向主體性的發展

向來，書寫都是屬於男性的，或是屬於所謂知識份子與作家的。而本研究的意圖就是希望平常遊走於私領域的客家女性，那些屬於勞動階級或家庭主婦的客家女性，可以透過自我的書寫，對自我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與接觸，而主體性的發展是一種目標的朝向。台灣的客家女性，需發展出更清晰的認同方向與主體發展，而書寫是一條可能的路。因此，透過書寫，使客家女性具有更高的自主性，並得以朝向主體性的發展，是本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之二。

（三）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

當在書寫「個人的」生命故事時，我深深相信那就是「社會的」故事。因為個人是鑲嵌在這個社會文化中的，不可否認地，個人有其獨特性，但是有更多的是這個社會文化中所醞釀中的社會性格。就像本文中所進行的初步分析與詮釋的案例：「自卑與翻轉——一位勞動階級客家女性的生命故事」，那呈現出來的就是來自南部鄉下客家、農村家庭出生的女性的某種生命樣貌。

Augoustinos & Walker(1995)主張：「嚴格來講，所謂的『個人』認同是虛幻的，所有的認同，所有的自我建構形式，都是社會的」(1995:98-99)。他們極力強調，所有的個人認同都是社會性的，而沒有所謂的個人認同只有社會認同。更清楚地點出：「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意涵。

而本研究的企圖就是，希望集結多位客家女性的個別深度敘說與書寫，呈現

出那既屬於個人、又屬於社會的客家女性的多元樣貌。

二、相關文獻資料

(一) 性別與書寫

向來，書寫是屬於男性的。

女性的書寫是直到近年來才漸漸風行起來，尤其是女性自我書寫的公開化。

1. 書寫作為一種認識方式

透過書寫，人可以將自我的經驗重新整理，透過文字，生命經驗得以再現，書寫者得以重新看待自己的生命。Richardson(1994)認為書寫是一種「認識的方式」(a way of knowing)。因此，生命故事的書寫是一種認識自我、認識人我關係、認識世界的方式。而客家女性(或者說是女性)如何透過書寫，來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是本研究想深入探究的。

2. 書寫作為一種社會行動

胡紹嘉(2005)以女性自我書寫的公開文本—徐璐的《暗夜倖存者》及陳文玲的《多桑與紅玫瑰》作為分析文本，探討女性書寫、行動與自我的關連。他認為：兩位作者的共同特色，在於他們的私我敘事總是表現出近似的歷程：「事件擾亂(失衡)」→「回溯—辨認—調解」→「重構與展望(建立新的平衡)」，書寫對她們而言，因此也就是一種辨認、調解和重構自己的人生與處境的行動。然而，此一重構過程，還不僅是行動者自我對於事件、人物與遭遇之意義的重新理解，且還是一個面對、見證自身遭遇，並要求他人承認的社會行動(胡紹嘉：2005:47)。

而對於客家女性的自我書寫呢？要展現的是怎樣的一種社會行動？想要向讀者、社會大眾敘說些什麼呢？因此，關於「書寫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概念，是本研究分析完成之後，可以與之進行對話的議題。

(二) 自我書寫與生命轉化

自我書寫是生命轉化的路徑之一。

賴誠斌、丁興祥(2005)對此有詳細的說明：「自我書寫首重面對自己生命經驗的姿態，強調自己和自己生命經驗相處的能力。文字再現生命情境，所需要的與其說是制式教育裡的文字能力，倒不如說是面對文字所負載的生命情感與生命誠

意的能力，這是具有基礎識字能力就能展開探索的。讓知識回歸到生活經驗本身與美感情意經驗，讓學習主體從多重的社會觀念壓迫中解放，讓自我生命故事的詮釋回到學習主體，讓生命多一點自由。……因為這樣書寫出來的文字不僅是個人生命轉化的紀錄，還可能是特定社會制度與階層文化氛圍下，集體的生命經驗。」(賴誠斌、丁興祥，2005:111)這，說的是自我書寫的狀態及可達成的目標。

那自我的生命書寫需要何種氛圍才能達到生命轉化呢？「自我書寫不僅需要學習主體在不同自我文本中理解、詮釋、對話與重構，也需要有意義的他者、追求公義且良善的敘說氛圍、協同者敘說場境的規劃，更需要將書寫中的自我理解與真實生活中的人我關係’往返驗證修正，才能將理解自我放置到更大的社會理解，達致自我創化。」

(賴誠斌、丁興祥，2005:73)

因此，本研究想繼續探究的是，客家女性如何經歷自我的敘說與書寫，而可以朝向自我轉化的可能？

(三) 文獻中的客家女性

1.客家女性開啓了兩性平等對待之先河----一種正面評價

針對客家女性的描述之文獻資料並不多見，大多以「刻苦耐勞」四字為主。有學者說客家族群是較重視男女平等的族群（江運貴，1996；陳運棟，1991；黃秋芳，1993），客家男子出外經商、做官或革命，一去數年的情形十分普遍，客家女性便養成堅苦耐勞、自重自立的個性，能勞動、能生產、能經營事業，不但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而且能有條不紊地規劃家庭事務，處理社會人際關係，負責農事，沒田地的或租人田地耕種、種雜糧養牲畜，供子女受教育，打會、換工建立經濟、勞力調配制度，因此傳統客家婦女是勞動的，但在精神上是獨立自主的、有尊嚴的人（彭瑞金，1991；雨青，1993）。

大陸學者房學嘉（1998）認為客家婦女之典型，不但表現在勤勞與能幹方面，而且在傳統的社會文化中也有其實際的地位。他以描述一個客家宗族溫氏仁厚祠歷史上女性在宗族及社會環境中的作用與地位來說明之。溫族歷史上最受崇拜的祖神是一位女神；溫族每年八月要舉行集體性的「做社」，即拜官活動，由女性做「頭」負責組織；在宗族盛典的籌委會成員中有兩位女性領袖。房學嘉認為溫氏宗族女性在歷史上有著不俗的表現，從一個側面可再現客家婦女的典型。

以上這是典型在客家論述的書籍中所介紹的客家婦女形象，具有崇高而正

面的評價，而外籍人士的描述更是讚譽有加。大英百科全書上寫著：「客家婦女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美籍傳教士羅伯特·史密斯在《中國的客家》一文中說：「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這光輝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應歸功於客家婦女」（引自徐維群，1999）。而詹姆士·米契納在《夏威夷》一書中，深刻描繪客家婦女自立、平凡的性格（引自江運貴，1996）：

自主的客家婦女拒絕纏小腳……雖然被本地人嘲笑……但是這些堅決的、執拗的、頑強的客家婦女不以為意。一般人知道客家婦女是身材強壯、意志堅強、聰明伶俐的妻子，要求家庭事務上的平等發言權……

江運貴（1996）在其《客家與台灣》一書中更是將客家婦女的地位擺在無尚崇高的位置，他這麼說著：

客家婦女比中國婦女擁有更多的影響力，
在中國尚處於男尊女卑時期，
客家婦女已享有個人獨立與族群權力，
獨立自主、公平競爭、積極進取等特質，
開啓了兩性平等對待之先河。

而客家婦女真如上述文獻所言，呈現出較多的兩性平等之意涵嗎？這是接下來要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2.客家婦女「刻苦耐勞」的背後，其實是極為嚴酷的社會壓迫

客家婦女勞動的美德，真的提高了客家婦女的地位嗎？張維安

（2001）從天足和勞動的向度說明了：「長期以來，積極的勞動參與，一直是客家婦女的重要特色，但是大量的勞動對於客家婦女的地位是否有正面的影響，資料中發現：大量的勞動對客家婦女在家庭地位方面可能有一些意義，但整體而言，大量的勞動參與對客家婦女地位的影響，沒有預期中那麼高」（2001：79）。

大陸學者徐維群（1999）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對傳統客家婦女地位做了客觀定位：具有相對較高的地位，是家庭重心、主要勞力與社區文化的重要參與者。而闡析這一相對較高地位的成因在於：(1)客家婦女對生計的貢獻是決定其地位的經濟動因，而勞動生產變成了客家婦女的生存需要；(2)客家民系移民文化的特質，客家先民長期艱苦動蕩的遷徙生活，要求客家婦女必須與男人一樣翻山越嶺、涉水渡河、披荆斬棘；(3)其他民系文化（特別是畬族母系社會文化）的滲透影響也是客家婦女內主家事、外承勞務的文化背景。然而，徐維群亦提到「評價客家婦

女地位只能定位於『相對地位』，客家婦女是家庭重心、經濟支柱，但依然沒有跳出夫權社會封建倫常的束縛，依然存在男尊女卑現象，婚姻現象、受教育狀況、財產繼承等方面都有反映」。

邱彥貴、吳中杰（2002）以「客家＝女性當家？」的標題來討論客家女性的角色與地位，他們認為客家女性向來被要求「三頭三尾」，除了其他族群婦女一樣，負擔煮食「灶頭鑊尾」、縫紉「針頭線尾」工作外，還被要求上山下田「田頭地尾」；然而就意識形態、制度規範、生產活動各方面，都可發現傳統客家社會中男尊女卑的事實。一切權力的擁有者、資源的分配者、被賦予實質意義的地位者，都是男性。而女性呢？不但無自主性之生涯選擇，在社會及文化身分上，也毫無地位。不纏足原來是為了榨取女性的田事勞動力，大把鑰匙不過是因男性出外從事技術性工作了，請個代理人暫時保管而已。而涉及愛慾的山歌，絕大多數還是以男性為出發點，唱給女性聽，表達男人自身的願望；即使是「趕赴山前會情郎」，最後還是「婚姻喜事話情由」，從而落入家事、農事的雙重責任牢籠中（邱彥貴、吳中杰，2002：104-107：）。

以上學者在對客家女性的角色地位進行論述時，站在比較中立客觀的角度分析之；而在美濃愛鄉協會出版的「重返美濃」一書中，鍾永豐、鍾秀梅、夏曉鵬（1994）則以較批判角度看待客家婦女的地位。鍾永豐認為：「客家婦女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在社會體系與文化體系中具有雙重『無身分』地位」，他並呼籲下次當你抵臨客家農村時，請你不要那麼浪漫地看待她們。鍾秀梅更認為：做為「被壓迫階級/ 婦女/ 相對少數族群」的一員，只有從「資本/ 父權/ 福佬漢人」之多重壓迫中解放出來，才能有真正的族群及兩性平等關係。夏曉鵬則認為應該透視那些決定社會基本面貌的經濟動力，方能理解客家婦女在父權和商品經濟交互作用下的命運，亦即在「苦做」與「勤儉持家」傳統美德的背後，其實是極為嚴酷的社會壓力與壓迫。

客家婦女的地位與角色的探究，的確須從多個角度進行剖析，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美德」的讚頌層面而已。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過程

(一) 研究參與者概寫

研究參與者依舊是延續計畫一的構想，以 50 歲以上的客家女性為主，至於其居住地則不限制，然而其對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要有興趣與熱誠。

在此份報告中所呈現的客家女性共有三位，一為月子(化名)，雖只有國中畢業，但是閱讀和書寫卻是其生命中重要的事，其生命故事的軸線為—**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從生命「歷練」中走來**。

第二位則為菊子(化名)，是我在執行子計畫一的後期所遇到的客家女性，菊子很想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平時有寫心情故事的習慣，擅於敘說，在 2006 年 7 月時，我邀請菊子進行「共同書寫」，菊子欣然應允。其生命故事的軸線為—**「縫補」生命的缺口**。

第三位則為思微(化名)，是較年輕一代的客家女性，平常喜歡寫詩、畫畫、歌詠，用這些來記載生命的轉折與歷程，其生命故事的主軸為—**「生命・獻祭・行走」**。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生命敘說與書寫為主，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者是具夥伴關係的。在方法上將以深度訪談法、敘述訪談法及生命故事的文本書寫為主，輔以相關文件的蒐集，以下將說明之。

1. 深度訪談法

質的訪問與調查訪問的最大區別不在是否結構性的或非結構性的，因為無論那一種訪問，多少都是結構性的；其最大區別是它們是標準化的或反省性的研究。但不預定問什麼問題，也不限定於單一的問題型式。問題可能是指導性的，也可能是非指導性的。但非指導性訪問的訪問者並非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傾聽者，要傾聽被訪者的談話，評估其與研究焦點的關聯，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思索如何繼續進行研究。首先訪問者與被訪問者間要建立信賴和熱誠的關係；其次，要有好奇心，第三是其自然性。訪問是一種設計的社會情境，可看成是一種社會事件，在此情境中的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關係是不對稱的，應該是一種對話和討論，是開放的、民主的、雙向的、非形式的、流動的過程，表現自我，不受角色的束縛，且隨時反省。這種關係和信賴的發展，使訪問變成「交互的研究」(interactive research)，變成「參與觀察」，不必再問問題，資料就源源而來(Woods, 1986)。

本研究的訪談傾向於非結構式訪談，由受訪者敘說她的生命故事與生活事件，在對象選定後，邀請對方「談談自己從小到大生命中發生的事情……」，預計進行一對一多次而深入的對話，直到受訪者覺得生命故事的敘說告一段落，過程中將徵求受訪者同意進行錄音；另外為求資料的周延性與完整性，亦將訪談受訪者的重要關係人，以做到資料蒐集的三角檢證。期待能進行一種如 Holstein & Gubrium (1998) 所說的協商式訪談 (Negotiated interview)，亦即在角色部分是主動參與者，而訪談是在情境脈絡下，訪談者與被訪談者彼此互動協商出來的 (引自 Fontana, A & Frey, J. H., 2000)，透過敘說與對話的過程，使得客家女性的一個個故事得以鮮活再現。

2. 敘述訪談法

「敘說訪談是一種社會科學採集資料的方法，它讓報導人在研究命題範疇內，將個人的事件發展及相關的經歷濃縮、細節化的即興敘說」 (Schutze, F. 1987: 49) (引自倪鳴香，2006)。

而敘述訪談的重點是：在故事中，報導人使用自身的語言，真實地透露/展現他(她)的世界觀。因此報導人的「語言」是重要的。Farr (1982) 提出訪談的兩個基本元素：(1) 對照不同的觀點 (2) 語言是可以建構一個特殊的世界觀，語言並不是中立的 (引自 Jovchelovitch, S. & Bauer, M. W., 2000)。

敘述訪談法主要包括三個階段：(1) **主敘述階段**：是指從報導人開始敘說到敘述結尾語出現 (如就這樣子..)。敘述是在訪談者的起始句中展開，透過起始句來引導敘說者的敘述潛能。期間訪談者只是聽眾，不得中途打斷，由敘說者自己鋪排與檢選其生命史中的主軸線，過程中要積極傾聽、了解敘說者的觀點，並透過訊息(..嗯..) 給予回應。(2) **回問階段**：是要擴充敘說者的敘述潛力與敘述能量。回問之處：在話語斷裂的地方、沒提到的部分、看起來不重要跳過去的部分、有矛盾的地方、抽象模糊的地方。回問的內容主要奠基在主敘述的延展，其問題形式是以啟動敘述者的敘述能量為前提，訪談者可將最後細節化的敘述片段再從記憶中喚出，然後再帶領訪談者向前。(3) **平衡整理階段**：主要在促進敘說者成為自己的專家或理論家，對自我生命歷程或某特定階段做一整體的評估，甚至將其概念化，生化出可能的人生態度與信念 (倪鳴香，2006)。

3. 實際進行訪談與錄音

三位客家女性的訪談時間都很長，月子進行的時間為 2005 年 11 月間及 2007 年 10 月，共進行 6 次的訪談。菊子的訪談時間則持續一年半的時間，從 2005 年 11 月至 2007 年 5 月，共進行 10 餘次的錄音訪談。思微的訪談於 2007 年 8 月

-9 月期間進行，並進行三整天的訪談錄音。

4.生命故事的文本書寫

透過研究參與者對自己的生命經驗自發性的書寫，並與研究者共同分享的文本。其中月子共書寫了兩篇完整的生命故事文本；菊子則有書寫日記與心情的習慣，因此文本數量較多；思微則用畫畫來記錄生命的點點滴滴與轉折。

5.訪談稿的逐字轉譯

每一次的訪談錄音稿轉譯成逐字稿，以進行詳盡的分析。

（三）分析與詮釋

1.敘說分析法

本研究將採用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方式進行之。質性研究的報導書寫，反映了研究者對研究倫理(即研究者的自省位置，被研究者的聲音(voice)以及研究者對閱讀人的關注)以及研究者對研究「過程」的重視，也因而往往呈現出與量化研究之研究報告不同的寫作方式。「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發展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故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問題」而予以剖析。換言之，研究者以不僅是將所聽到的故事、說辭、對話視作「社會真相」(social reality)，而是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representation)。語言已不只是「透明」的傳達或反應媒介(或工具)而已，而是一種「表達行動」。

而 Riessman(1993)把這種「經驗世界的再次呈現」分為五種層次，來說明研究者與經驗再呈現之關係過程—即從「關注此經驗」起、經由「訴說此經驗」、「轉錄此訴說之經驗」、「分析此訴說之經驗」、至「閱讀此再表達之經驗」，如下圖(引自胡幼慧，1996)：

在進行分析時，將參考 Riessman(1993)提出針對敘說進行分析時，應注意的五點：即

(1)敘說結構：包括六個部份—摘要;場景(包括人、地、時、境);事件或行動;

評價;解決方式;及結尾(coda)。

- (2)意義及情境之結構：人們敘說不只是陳述一些過去之事，而是包括表達對這些事(或行動)的瞭解狀況或意義解釋—是悲劇、喜劇、浪漫史，言辭上亦以情緒融入之聲調等形式表達，或選擇性的遺漏。
- (3)敘說的真實性：「這些人的話或故事是真的嗎?可不可信?你如何證明?」是以說者的「事實建構」來看問題—即研究說者如何捕捉、呈現和解釋經驗—以反應他們的世界觀特質或說服他人的互動過程。
- (4)分析時的訣竅：最重要仍是研究者在此「安排」和「再安排」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澄清和洞察人們的言語中到底在「說」什麼。這個過程往往是由「敘說」本身來回答一些先驗的社會、文化、制度相關之問題，或在重複聆聽(閱讀)轉錄資料後導出的新問題。
- (5)敘說分析的效度與限制：由於敘說分析的主旨不在於故事正確與否、真假虛實，故一個敘說分析的評價標準，必須在不窘在效度與真實性的概念下重新決定。Riessman 認為應以研究者分析或解釋的「值得信」與否(trustworthiness)為評價標準。(1)說服力(persuasiveness)(2)資料和解釋的回應(3)相互呼應(4)實用性(5)沒有規範(no canon)。

2.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協商與討論

研究文本的書寫，主要由研究者進行，完成之後，重要的是和研究參與者共同書寫與討論，直到定稿，皆須經歷這樣不斷協商過程。

研究文本的撰寫

協商與討論

修改與再書寫

四、研究結果：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一)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從生命歷練中走來的月子

月子的生命故事

月子這麼寫著自己的生命故事：

一、童年

我對童年沒有太深的記憶，只聽母親有時會談起說：我在一歲的時候，因母親生了一重病乏人照料，又沒奶喝，差一點被餓死，幸虧姊姊會煮些稀飯餵我，那時物質相當缺乏，我也沒胃口，吃得很少，所幸兩三個月後，母親遇到了貴人，病才慢慢好起來，我也才得以重獲新生。後來的記憶便是：天天和外甥(大姊的兒子)在防空洞附近玩耍，只要一聽到警報聲就立刻躲進防空洞裡，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後，我們才又回到了苗栗的山區——大河底。那裡有祖父所購置的產業：山和田地。

我八九歲時才去上小學，那時候，用赤腳走半小時的山路到學校，回家也走半小時，那時大家也不覺得苦，反而能苦中做樂，自得其趣。我們玩過的童玩遊戲有：跳繩、踢毽子、丟沙包、踢石頭、跳房子、大風吹、老鷹抓小雞、打戰、玩紙牌、彈彈珠等，還有，稻子成熟收割後，放學回家時，幾個玩伴也會在田裡玩辦家家酒、做土房子、捏泥人、及躲貓貓等，玩得不亦樂乎！

放暑假時我仍會幫大人做很多的農事及家事，如種地瓜、種花生、種黃豆、綠豆、割番薯葉、挖地瓜、揀收地瓜、砍柴火、揀柴火、洗衣服、挑水等，還會澆菜、摘菜、升火煮飯、煮水、煮豬食、餵豬等無所不能。最自由自在的時刻是：大人睡午覺的時候，小孩子們便會到處去遊盪，去採野果、採野草莓、抓蝗蟲、青蛙、甚至抓小鳥、揀鳥蛋，有時還去河流處揀蚌蚶、抓蝦、撈小魚等不一而足，還真是野趣十足呢！但有時也會被大人責罵，因大人會擔心安全出問題啊！

小學畢業那年的夏天午休時間，我常到屋後的小山丘上去爬樹，坐在相思樹枝桠上搖晃、吹風，感覺無比的適意，同時也在思索著許多問題，想到：為什麼女孩子就不能再繼續念書？我好想再多念一點書啊！可是媽媽不答應，認為女孩子小學畢業就可以了，況且幾個姊姊都是小學畢業，如果你念比較多，她們會認為不公平……真是無言問蒼天，徒乎奈何。

二、尋夢

直至升歲那年，我才能排除萬難，離家到台北大姊家先住下，再慢慢找工作，然後打聽何處有夜校可以半工半讀，最後，終於在一老師家帶小孩，同時也在金甌商職夜間部苦讀了三年，而後因緣際會就結婚了。婚後又報名「高中函授學校」自己進修，沒幾年函授班也關門結束了。後來我又逮到機會去選修「空中大學」的課程，大概選修過五個科，後來因小孩接二連三的生下，諸事煩雜，也就中止了學習的過程。

三、我是個傻女孩

與先生開始認識時，覺得他很憨厚老實，常聽他講一些當兵的種種士蹟與趣事，以及對家鄉的敘述與懷念，當他談及思母之懷時，眼中泛著淚光，我為之深深感動著，並暗自思付：「他應該是個很孝順的孩子，同時也是個很感性、很可靠的青年。」因此我對他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幽幽地說：「老天爺對我真是不公平了，妳知道嗎？以前我也交過女朋友，她對我很好很好，她家開一家小麵館，我們阿兵哥肚子餓得快，晚上三不五時都會去逛小吃攤或麵攤，那位小姐對我特別禮遇，常會偷偷地在我碗底加個滷蛋或豆干什麼的而不加我錢，我們阿兵哥因很窮，所以約她出去都在河邊散步或逛公園，後來我們論及婚嫁了，這才發覺她父親原來是這樣地固執，並堅決反對女兒嫁給軍人。他女兒則是道地傳統女性，不敢公然反抗父親，但還是偷偷地跟我約會，後來我們感情越陷越深而致無法自拔，最後我們竟相約去跳淡水河(也就是殉情)。想不到到了約定的那一天，竟然那麼巧，我的上司主管竟命令我去辦一件很重要的公務，勿就這樣我爽約了。後來結局妳知道怎樣？他泛著淚光：「她居然一個人死了。」自那以後我發誓：「再也不交女朋友了。」所以一直蹉跎到現在，我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妳猜我今年幾歲了？頓了一下他繼續說：「三十七，都快四十了，妳說老天爺是不是對我很不公平？」我聽了一陣悵然，熱淚也不由自主的一直滴落。

四、急驚風遇到了慢郎中

我們繼續交往了一陣子，覺得他是一個既可敬又可愛的軍人，我幼想著：他應會是一個溫柔體貼的好丈夫，因此就決定嫁給他了。人家說：結婚之前都是昏了頭，結婚之後才清醒過來，但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日常生活的接觸磨擦，才察覺到對方的缺點與真實個性，原來他是那樣的急性子與大男人主義的人，也長常為了一點小事而把對方罵得狗血淋頭，他的嘴巴就像是一之利劍、一把鋼刀，直把人戳得心中淌血、或傷痕累累，這對我這個從小沒被人大聲喝斥、大聲責罵過的純樸女孩來說，那是多麼

難以承受的痛啊！

五、半桶水，亂搖晃

在家裡先生事事要做主，要當老大，有時意見不同我講他兩句，他就會老羞成怒、大發雷霆，我為了自己求得平衡，只好在外面多方面求發展。我曾經參加過婦女合唱團，也隨團上過電視台演唱；也曾經自己報名參加過「分秒必爭」的電視節目，得到了一次衛冕，而有了另一次答問題機會，我還記得答案一次是「活到老，學到老」，另一次是「御夫術」其倒數計時間都不會太長，也很高興的領了一些獎金回家。另一次也是到電視台參加「五燈減」的活動，就是擺著五盞亮著的燈在那裡，主持台上有人在那裡問題目，受答者每答錯一題就減一盞燈，直到五盞燈全滅了，受答者就下台換人了，其後我自付：好 好丟人哪！這不是在自曝其短嗎？

六、巔峰期

打從小孩上幼稚園開始，我就很常白天抽空去聽演講，舉凡時事、政治、養生等，我都有興趣，也喜歡看各種書報雜誌，無形中就吸收了很多層級的智識。

後來在黨組織的栽培下，我也當過小組長、委員、區域婦女幹部和社區理事。後來小漸漸長大了，我就更加用功的利用晚上的時間去補習中醫的功課，也同時選修了「空大」的課程，過得忙碌充實而有自信，在那階段，真是忙得不亦樂乎！

後來白天也有空檔去參加「媽媽教室」的活動，在七八年的媽媽教室活動中，我當過不少名銜的幹部，也當過負責人，很受到上級還有指導老師的看重。那一段時間是我人生的最高峰階段。

七、樂於助人

1、羅先生是我小組裡的一位組員，他們兩老夫妻和姜女住一起，姜女初中畢業後工作了三年，後來與一個青年談戀愛，之後就訂婚了，想不到在她們準備結婚的前一個月，男孩就因車禍事故而死亡。其姜女受了嚴重打擊而精神恍惚、失神，後來便專心學佛、念佛而出家去了。羅先生兩老夫妻生活無依，所剩一點積蓄也所剩無幾，眼看著早晚將有斷炊之慮，我得知其焦苦心情，便替他奔走聯絡，最後終於在黨部的協助之下，替他們安排住進了老人安養院，得以安養晚年。

2、黃老太太是個七十幾歲的獨居婦女，待人和氣安祥，此緣起於X社工員，因社工員常在我們社區協辦很多事務，有一次，她要我幫忙幾個訪

談案例，有幾個老人或窮的、或病的她說我地緣較熟，人面也廣，我也很願意幫忙。我頭兩個訪問的是離我家較遠的，我也不認識的，第三個黃老太太可以說是我的近鄰，故有深刻印象。老太太原本與一個女兒相依為命，後來嫁了個老外，女兒便隨夫美國定居了。前十年還會定期回來看她，並不定時的會寄些錢回來，讓其老母安適的生活，可是後來，不知是女婚失業，還是小倆口分居了，所以也中斷了老太太的經濟來源，黃老太太眼看著就要陷入絕境了，我便建議她，乾脆去住養老院算了，她又很擔心自己是素食者，會造成大家都不方便；我建議：或者幫妳申請個貧戶，可是要好好節省著用哦！她點頭稱是。可是後來社工員在複訪時，就說服了她去住另一家養老院，也使黃老太太有個頤養天年的處所。

3、她是我一個堂嫂，人家都叫她「阿林嫂」，她年紀輕輕三十歲就守寡，起先還在鄉下死守著四分地帶著小孩過苦日子，後來三個女兒也嫁了，一個獨子也當兵回來了，她兒子便決定把地賣了，帶著母親到台北來另謀生活。後來她兒子做生意失敗，連小店面也賠上了，只好遷地為良、重整旗鼓了，而阿林嫂也為替兒子減輕負擔，而與一個認識很久的老兵同居了。隔年，阿林嫂得了腹水症須住院開刀，但為了經濟因素而一拖再拖，我得知原委後，便叫她趕快去申請貧戶補，實她戶籍名下只有她一人，而且寄居在別人家裡，他們的里幹事也很熱心地幫忙，手術才得以順利進行。里幹事也建議阿林嫂：待出院後，趕快找兩個人陪同去法院辦理結婚登記，以後就成軍眷眷屬身份，也多了很多方面的優待了，往後的生活也算是有了保障。

八、失之東隅，得之桑榆

綜觀我這一生，在家裡雖然很少得到讚美，也欠缺了溫婉體貼，但是在外，卻也獲得了更多的讚嘆！這到底是幸？或是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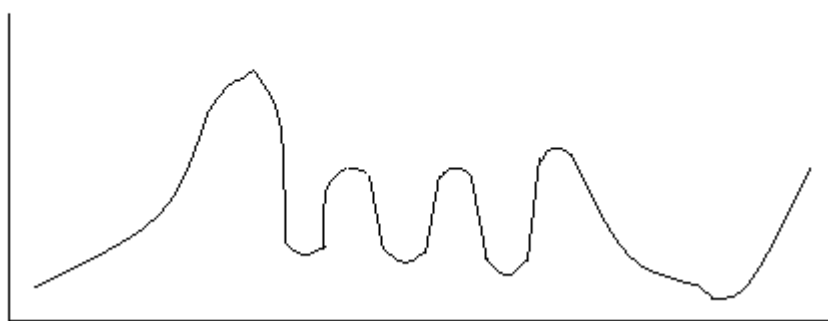
九、返璞歸真

最後覺得遺憾的是：我的中醫師考試並未如願成功，雖然花費了許多的心力、精神及金錢，而只考取了檢定考試，特考也只考了一次，才終於覺悟到：這不是我人生的終極目標，人生的終極目標是：要如何提升自己的靈性？如何返璞歸真？如何修行至最上乘的境界？而不墮落至永續輪迴的框框中.....

我很羨慕弘一大師—李叔同—他能在人生的頂盛時期，就能看破、放下一切，去追隨佛陀的腳步，也唯也如此，才能有機會能回過頭來—來世再普渡眾生。

從生命的歷練中走來

下圖是依 Gergen & Gergen(1986)敘說形式與結構所勾勒出的月子的生命圖像，從生命歷練中穩定前行，並朝向簡樸自在的生活。



在月子自我生命的書寫與敘說中，若以月的意象來觀看月子的生命圖像，會覺得在她花蓮兒時歲月中，生命圖像尚不清楚，待她回到苗栗、開始上小學，才益發清晰。在小學過後，必須在家幫忙而無法繼續讀書的生命階段，她的生命圖像像被黑暗食去一大塊的月亮，「想讀書」的心情卻也使細如彎眉的月亮以殘存的光對峙著「不能讀書」的黑暗。隨著她想讀書的欲望愈熾、現實條件漸許可下，月牙漸成半月，以追尋夢想的堅持抵制著母親的反對與在台北「半工半讀」的現實艱困，好不容易克服一一阻礙困境，實現「繼續讀書」的夢想，她在愛情中也找到了林軍官，卻在風光婚禮過後，必須面對不斷向她生命噬來的黑暗，一口口吞噬掉月亮明亮部分，在失去原有自由的同時也失去自信，以至於當她懷第一胎時曾難過地想離家出走。表面看來婚姻的不如意不斷奪走生命的亮光，但其實生命的亮光只是被隱沒於黑暗，於是，在小孩漸漸長大之後，月子開始勇於向外發

展，月亮又慢慢地圓。後來隨著親人的相繼過世、與佛家的接觸，在受到丈夫去世的打擊而中風後，重新思考人生到底在追求什麼，使月子心境大轉，開始學著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及自我人生，展開她的新生命歷程。

月圓、月缺本有定數，人生本就起起伏伏，原本追求的成就只不過是表象，人生該追求的不該是表面上的圓缺，而是修練自己的心靈，學著以更澄澈的眼光去觀看萬事萬物。以前會痛苦，並非單是因為人生的挫敗與阻礙，而是因為自己也一直執著在那，看不開。經歷人生種種考驗的月子，在學佛的歷程裡慢慢發現真正想追求的人生終極目標，隨著「發現執著」、「放下執念」，看破生命的圓缺，開始涵養自己的光芒，期望能幫助別人、普度眾生。

(二)縫補生命的缺口—陷溺自卑與不斷翻轉的生命力

菊子的生命故事

菊子的書寫比較是日記式、抒發個人情感的方式，下面這篇「我的靜坐—探測關係中的發現」是菊子回觀這 50 幾年的歲月中生命的考題，以及自己找尋面對之途：

我的靜生—探測關係中的發現……………菊子 2007.05

如果說：生命是出考題來考驗人生的話，還真得要經得起考驗哩！

我的人生階段走過童年、少年、青少年、壯年、中年目前步入中年，有機緣走入靈性修煉團體，雖然前面階段磨到不成人樣了，還是慶幸探測生命行列有搭上班車哩！五種：生命能量流的課程裡，先大略得知自己較偏向的型透過杜師姐引導每天最少靜生一次 20 分鐘，躺 5 分鐘方式，即可累積與自己內在連結之秘密，除非妳不願意，否則皆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找到答案，找不到時只要有緣經由杜師姐一對一調理與探測解析，即可明白怎麼回事了哩！

我的靜生第一階段發現最困擾自己的事，為何碰到高階層人士時，有些想說的話不敢開口，知道卡住了卻不知卡在何處，理論上知道自卑造成，經由調理探測過程，看到躲在門角落蹲在那裡的，6 歲小孩在哭泣，不想踩出去寧可蹲在那死掉算了。如此深刻的這一幕，杜師姐引領我去牽著這個小孩說，我們一同去成長，不要害怕過去的讓它過去吧！父母也是很無奈？他們也沒機會成長，必須長大靠自己了，真是哭到不行，當我發現靈性能量卡在 6 歲沒繼續長大時，我下定決心勿必透過修煉使自己得到智慧，協助內在的小孩長大哩！

第二階的考題又出現了，唉…這是我婚姻二十幾年來的痛，如此的轉盤轉到這個錢關時衝突又出現了，實在也累了、困了，嚴重到問自己活著到現在有何意義！另一個聲音告訴我唯有透過修煉沒有其他好方法。問題是覺得我一直在修呀！為什麼？要重複性三不五時出現怒罵聲的慈場呢？這不是我要的人生呀！2007.2月27日的機緣再次與杜師姐一對一的調理與探測中與自己來這世間的小孩有多大連接，唉…茫茫然的貝比不知往何處的無住，杜姐問我貝比是要靠什麼長大呢？被愛被呵護被照顧才有辦法長大的，一但成人了就必須靠自己了，別人給的愛是多出來的，唯有自己愛自己靈性能量才會長出來，智慧才會開，智慧長出來的時候自然可以自由進出生命的河流，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的主人。唉…這些道理基礎上在沿路生命成長課程裡學了不少，以為已經有達成愛自己的方向了，經由探測中得知這份的不自由還那麼深，這條修煉功夫還真漫長要磨哩！告訴自己我會繼續朝提升靈性層次走下去的，感謝生命中有那麼多貴人的相助，每走一個階段會出現當下必須完成功課的老師，來指引我哩！突然覺得自己好幸運哦！謝謝眾師姐們有大家的共修與協助，使我的生命得到滋養，更要謝謝我身邊許多生活上的好友們陪我走過人生路→活著還是不錯哩！祝福大家生命美好。

由此來看菊子生命中所面對的自卑與錢關為何？以及她的翻轉之路為何？

1.菊子的出生：「生命底層自卑」的傳承

菊子，民國四十四年出生在南台灣的美濃鄉下，那是原本定居在台中的曾祖父帶著阿公他們往南遷移，打拚開墾，希望家人可以在這美濃客家庄有更好的生活。菊子對曾祖父是沒有任何記憶的了，這段遷移的歷史也不是從小聽阿公阿婆講的，倒是46歲那年，因為參加歡喜扮戲團「我們在這裡」的培訓，卓明老師要大家畫家庭圖和說自己的家庭史，菊子回美濃問了很會講故事的嬸嬸才知道的。

菊子的出生地是「溪埔寮」。在美濃，流傳著這樣的諺語：

「嫁妹莫嫁竹頭背，不係涮蕃薯簽，就係剝豬菜；

嫁妹莫嫁溪埔寮，好係好，沒電火，蛤蟆蟾蜍當作拉基喔」

美濃客家庄原本就不算是太富庶的地區，而溪埔寮更是窮困的地區。家中沒有錢，再加上生為女兒身，這樣的出生背景，似乎註定了菊子的某種生命基調。

菊子常常覺得自卑，卻也很有骨氣地告訴自己，「雖然我只有國中畢業，但是我的程度絕對不會停留在國中階段」。菊子的自卑不是從國中畢業開始的，那是身為女的卑下，還有從小和阿嬤的沒緣：

「我嬤就很奇怪，我有兩個堂姐比我大，我算家族裡面孫女排第三耶，我屋下細妹我是老大，上面有三個哥哥，像這樣狀況的時候，我就很想讀書，但是就重男輕女，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阿嬤很過分，我和阿嬤很沒有緣，堂妹也讀書，我妹妹也讀書也不會這樣，她有讀夜間部讀到高中，我只有國中畢業而已，就很奇怪啊，國中讀書時，我嬤只要看到我在看書就會開始罵，她說細妹讀什麼書，讀了也是別人的……」

就是這句「細妹讀什麼書，讀了也是別人的」，讓菊子很恨也永遠記得。然而，她只能一邊在田埂上跺腳哭泣，一邊暗自怨恨「明明三哥就不愛讀書，還要一直逼他唸書，那我很想讀書，可是卻不讓我讀……」，菊子知道阿嬤重男輕女，自己再怎麼抗議、再怎麼回嘴都沒有用，還是要拼命地做家事和做田事。菊子一方面看似認命地做事，一方面卻也把這樣的忿忿不平一點一滴地累積在體內。

另一方面，菊媽也常常跟菊子說：「我們家沒有錢，不要跟有錢人交朋友」，這是家裡窮的自卑。這樣的自卑深深地鑲嵌在社會文化機制中，透過阿嬤和菊媽的教導，一代代地傳承與複製，而菊子，從小就深深承受這自卑，放置在自己的生命底層，那般堅固而厚實地嵌在菊子的生命中。

2. 靈性能量卡在六歲

這段記憶的浮現，是菊子學了和氣道之後，在 2006 年的年初和一位師姐約了個別談話的時間，在談話中浮現出來的：

「我看到一個小女孩窩在牆角，不肯出來，媽媽硬是把她拉出來。『還不趕快揹妳弟弟去玩』，那個小女孩就是不甘願出來，但是怕被打，還是出來了。」

那時候別人都上幼稚園，那個小女孩好羨慕，於是揹著弟弟到教室門口看他們上課。每次到下課吃點心時間，就要趕緊把弟弟拉回家，弟弟就是不肯，因為他也想吃點心，就在弟弟的狂哭聲中拉扯……。」

杜師姐邀請菊子陪陪那個小女孩，並問問那個小女孩要不要回頭看看。身著帥氣小男孩裝扮的她堅定地說：「不要！」她，昂起頭，挺起身子，決定和現在的菊子一起往前行。

六歲的小菊子，不能理解為什麼鄰居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幼稚園，而自己卻不能！「家裡沒有錢」是大人給的理由，小小的心靈除了羨慕之外，那種「自己比別人差的自卑」也悄悄地住進菊子的世界中。

3.錢關，難關，爭吵關

菊子在和先生相處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題就是「錢關」，每次遇到「錢」就鐵定爭吵。吵得最兇的一次是去年菊媽過世分遺產，菊子因為之前分田分家的不愉快經驗，也謹記著同學的警告：「我們美濃嫁出去的女兒回來爭家產的，沒有一個後來有跟娘家聯繫的。」因此，一開始菊子就打定主意要「拋棄繼承」，她不是不在乎男女平等，但是她更在乎的是「跟娘家的情誼的維繫」，如果拋棄繼承可以讓自己輕輕維繫住和哥嫂的情誼，和美濃家族的情誼，她是願意的。只是先生站在「公平」的立場，是完全不能理解她。

「妳為什麼不回去分遺產，妳是女兒，本來就有一份，像我們劉家就是每個人平分……」

「啊！妳看，連阿枝老師都說妳為什麼要拋棄繼承，妳真的是……」

連續一、二個星期，身邊的這個男人每天都以他那巨大的山東人的聲量在菊子耳邊轟隆隆地唸著，菊子真的受不了，直到她以微弱到不行的聲音請求著：

「拜託你不要再說了，再說下去，我覺得我可以去死了。」

菊子是真覺得「想死」，巨大的責備聲音一次又一次地重覆傾倒，還在喪母的哀痛中，又要承受這龐大壓力，身心俱疲的她，再也無力承受，是真的想死，菊子說「這輩子沒有這麼想死過」。就在這麼真心地求託中，先生才終於閉嘴。可，這閉嘴，卻沒有真心的理解。

對於「錢關」的爭吵及先生三不五時地大聲責備，菊子用前世的債「我前世大概這樣對待他所以今生必須還吧！」及命定的說法「或許沒帶錢富來的結果啦」來解釋兩人的關係。而「這只是跟我考試，相信我有能力通過考驗的」，是在不可抗拒的前世與命定中尋得一個可能的出口與自我鞭策的方向。

4.裁縫機與收音機的日子

(1)裁縫機

「菊子啊，你這樣車車車要車到什麼時候，才能車到這條魚呀？」

菊子的公公剛從菜市場回來，指著手上的魚，大聲地用他那特有的山東口音

吼著，菊子聽見了，依舊在在房間中默默地、努力地一針一線來回車著，她覺得自己已經夠努力了，這麼反諷的話，聽了，心很酸，卻也無奈。

菊子做衣服常常是要趕工的，只是先生家族的人沒有辦法體會「趕工」的無奈和辛苦。這部份倒是女兒的體會最深，常常向菊子抱怨「我都沒有童年」，那是因為民國七十幾年，在延續六十幾年「家庭即工廠」的經濟政策，及紡織業依舊興盛的狀態下，拿回家做的衣服，總是要在晚上和假日努力地趕工，當然，一方面也是要多賺一點以維持家計。菊子對女兒「沒有童年」的抱怨是覺虧欠的，因為幾乎很少假日帶兒子、女兒出去玩，但爲了「生活」，菊子也沒辦法做到更多了。「你知道嗎？那時候爲了趕工，在家還要帶小孩，只要他們不乖，我就一定用打的！」這也種下了女兒的叛逆期在國小四年級就提早來到，使得母女之間的衝突不斷。

(2)收音機

收音機上佈滿粒粒灰塵	上頭的開關鍵
因為經年累月的推抹	成了銀灰色
那粒粒塵埃	那推抹的痕跡
見證著菊子二十餘年來的	怨 苦 與 困
也因為它的存在	
可以讓菊子度過人生中的辛酸與困頓	
並讓她走出來	

收音機與裁縫機是菊子生命中重要的伴侶。尤其是收音機，只能唸到國中畢業的她，靠著收音機開啓了通往外在世界之路

結婚以後，在家做洋裁的菊子，裁縫車擺在窗邊，旁邊就放了一台收音機，從早聽到晚，什麼時候有什麼節目菊英都清清楚楚。

「其實我很享受這樣一個人聽收音機的日子，除了接收很多訊息之外，還可以有很多的自我對話。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聽林寶島的親職教育節目，那時候正好我女兒處在叛逆期，她很早就進入叛逆期，大概小學五年級吧！那是個 call in 節目，有一次很幸運地打進去，林寶島叫我眼睛閉起來，想像我的媽媽在我眼前要我擁抱她。可是我想到的是我阿婆(外婆)，我感受到的是我阿婆在擁抱我，我和我阿婆比較親。小時候，我最喜歡拉著阿婆手上的皮，那時候，她老了，皮皺皺的，可以拉起一層來，我就會開玩笑地說：「阿婆，妳老囉！」

對菊子來說，外婆的親與疼惜是她生命中最重要依靠的來源，小時候是，長大了也是。除了外婆的疼惜一路上陪著菊子之外，菊子在婚姻中被磨得不成人形的翻轉之路，是透過收音機的廣播節目，知道在附近「景新國小」有辦理婦女成長班課程，菊子覺得自己一定要走出去，再也無法只待在這小小的屋子裡，走出去尋找/創造新的支持與資源。這年，她 40 歲，離國中畢業已經有整整 25 年的歲月，菊子覺得「圓了六個月當學生的夢」。下面這篇心得分享是在成長班的結業式上公開宣讀的，菊子覺得很榮耀，而更重要的是記載著菊子往後十餘年翻轉之路的開啓。

景新國小婦女成長班心得分享

因空中與寶島老師結緣，因此進入這個團體續緣，感謝主辦單位及策劃課程的工作人員，我感受真是一道豐盛的享宴呢？女人四十，圓了六個月當學生的夢，這樣的夢想必會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記憶，下列是我在這個團體品嚐的菜單：

在寶島老師的大榕樹與牽牛花結合之下，牽牛花想把下一代變蘋果，偏偏長成了柳丁，柳丁又製造了許多玫瑰花、韓國草、茉莉花、紫藤，而這些都不是牽牛花想要的蘋果，因而產生了疑問人生到底是生而知之，還是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呢？因此辛苦的活著。

這個時候很幸運遇上了蘇麗華老師：她告訴我們不必這麼操心，只要兩招管用方法，便可得到放心。（一）生命實相（觀內）（二）心的法則（信念）那些現象只是過程而已，信念為他們打正號燈，便會跟著你的感覺走。記住，反者反哦！好吧！反正他們本質還在，現應該練習專注、同步陪伴、積極傾聽、多問少說，讓自己不成為奴才，才不會焦慮，很多疾病因焦慮產生的，生病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需要學習自我肯定，如何自愛、愛人、選擇適合自己的；因而人生錄音帶裡，即可隨時錄下記憶的東西，好的存檔起來備用，不好的想法子從新錄製，這就得靠自己的判斷能力，別急別急，我們找到了靜霞老師！

她告訴我們採低姿態，卻是高智慧的表現哦！該學會表裡一致，否則當嘮叨媽媽只會養成拖延習性的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是一本書，有心就會使生命有延續。

最後來到阿枝老師這裡，她告訴我們，人可以花小錢買大愛，先關愛自己最親近的人，人與人需要投資、經營、雙向溝通，所以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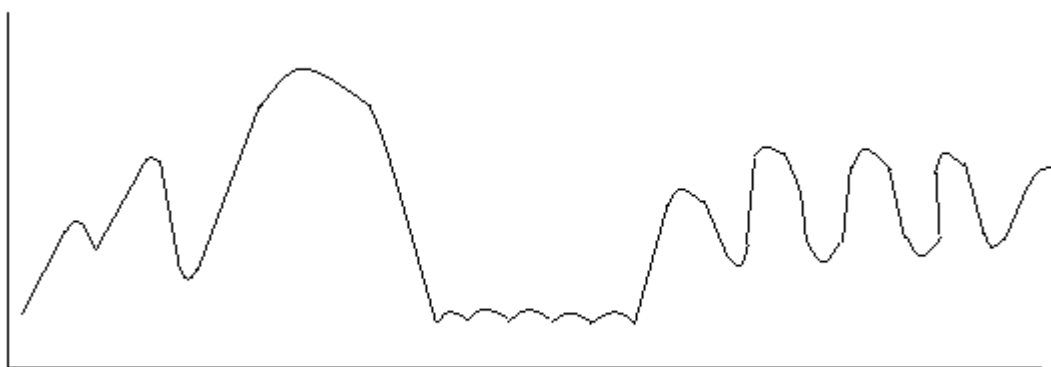
薄裡，開始記憶生命中的事與物，多關心人，減少關心事，讓善性關係有尊重、關愛、情愛來滋潤，便可得到彼此的互相了解、信任、相愛，生命裡有情，生活更有趣，人生的春、夏、秋、冬即可四季分明，百花綺放，得到自在、自由，何樂而不為？以上是我在菜單裡享受到的趣味與美味。

所以在此；感謝各位老師的引導，這個課程豐富而滋潤我現階段的生命，尤其阿枝老師的單刀直入法，點破了我的困頓與盲點，從新察覺自己，為何生活總是困頓的原因，原來是缺乏双向溝通的能力，所以行走在單行道裡，難免孤單，現在慢慢修正自己向下一指功的掌控權，變柔軟些了，看事情角度有所改變，就不再那麼執著、在意。阿枝老師提醒我內虛部份增強些，外強部份減弱點，這些是以前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如今了解了，雖然目前無法達到盡善盡美，我用 60 分加一分的方法盡量練習自己可以好一些，所受益的家人，說媽媽現在可愛多了，朋友也說：最近精神比較好哦！是的，謝謝！以上是我的成果分享。

菊子 85.6.27

縫補生命的缺口—陷溺與翻轉

依 Gergen & Gergen(1986)敘說形式與結構所來看菊子的生命圖像，那是不斷起起伏伏、人生挑戰一個接一個的狀態。



菊子一直爲自己「只有國中畢業」的學歷而自卑，這是她可以歸納的自卑根源，然而，這並不是唯一自卑的來源。美濃客家庄原本就不算是太富庶的地區，而溪埔寮更是窮困的地區。家中沒有錢，再加上生爲女兒身，這樣的出生背景，似乎註定了菊子的某種生命基調——自卑與起起伏伏的人生。

讀書階段的菊子因爲成績好而帶來不少的成就，卻也因爲成績好家裡卻沒有錢供她唸書，卻有錢供不愛唸書的三哥唸(一種文化上性別差異的對待)，再加上班上同學都去唸書了(社會比較)，讓她覺得不甘心而且自卑。女工生活一方面快樂，一方面卻也從來沒有放棄繼續求學的念頭，卻也因所存的錢都供家裡使用而無法如願。在年歲漸長的狀況下，進入婚姻與謀得一技之長變得實際而重要，選擇學習洋裁是在當時紡織業興盛的狀況下，女性很好的一條路。因緣際會認識外省籍的老公，以爲可以遠離田事和農事，卻在搬來台北之後，因先生工作不穩定，隨之進入以洋裁維生的生活、及媳婦角色重擔的承擔，而進入了人生的黑暗期。

這樣的黑暗期，讓菊子的生活黯淡無光，卻也讓她積極尋找出路，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有不斷翻轉的機會。婆婆的過世，卸下媳婦角色，加上收音機的訊息提供及社區資源的使用，讓她有機會可以重新接觸書本及自我的內在心靈。心理成長班、歡喜扮戲團的演出、靈性團體的修練，十餘年來一方面讓自己的生命有了出口，另一方面卻依然陷在婚姻的「磨」練中，繼續生命與智慧的修練。對菊子來說，生命是一條漫長而須不斷修練的路。

(三)生命・獻祭・行走

由創作來說自己的故事

「我的畫其實就是自己的一個階段，一個歷程，畫作給我一種直接的身體療癒。我創作的純粹是面對自己生命的一個試鏡之後，很清楚的知道那個情感、原理、血緣，或是說我們講的純粹的心靈、靈魂，那樣子的一種獻祭，是我自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邊界在哪裡。」

.....思微

1.自畫像系列

她的自畫像是一種對自己的看見，也自然投射出她的狀態，從「自畫像 1」開始，她面對的是個人內在的雙重性，或是她感知自己處於內外世界的雙重面貌，一半是供外界觀看的面貌，另一半是自我觀照的面貌。她透過繪畫看見自己的雙重面貌，提問自己是否還需有那一半，對他人不斷說明的一半，說明自己是誰，亦或，對自己說明自己是誰，但是，生命流轉，要如何去下這強硬的定義。她知道，她還在流轉的路上，而她，不需要爲此說明，不需要媚俗於他人與自我，

有時，對自我的說明，更是一種對天地謙卑的欠缺，欠缺於對生命流轉的信心。

「自畫像 2」像是個石像的存在，有種眼神的停滯，同時卻又是種凝視，凝視著作畫的自己，她與畫中的自己對望，感受到其中的焦慮、恐懼、不安。畫中的她在說什麼，她什麼也不說，只是看，因為她無法說。

「自畫像 3」是個仙人掌的形象，她的生命裡與仙人掌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連結，但是在所有的自畫像中，這幅畫中的眼神最為柔軟，或是，最為真實，一種真正的凝望，即便其中帶有些許憂傷神情，從讓人能夠望進那眼中的情感。那些畫上用工具壓印出的小小傷疤，是另一種真實，或許意味著承認個人生命中的不完美，而她，選擇讓人看見，也讓自己看見，用素顏面對世界，承認自我的真實，是她以繪畫安置生命的行動。

「自畫像 4」在背景中有著金色線條的升起與飄散，彷彿有些事物在其中游移，而對望著線條的眼神，似乎落下眼淚，也許是種感動，能夠自在釋放個人心緒的感動。

「自畫像 5」一幅被植物割裂又包圍住的臉孔，惟獨露出一雙眼睛的窺視，默默的看著自然，也默默的享受著受到自然的保護，是一種自在隱身與現身的權利，至少在一片植物中，她自在了，意味著她在灣潭中的安在，意味著她窺視世界，窺視，就不會有受傷的可能，但也還未踏入世界。

「自畫像 6」有著蒼白的面容，也同時在挖空的眼睛中存在一種對望，對望於世界的不懈，不懈於生命的去向。但背景的明亮仍在，虛無的神情背後仍有一片天地，是一種隱晦的連結，並非完全的虛無，而是還在等待生命的理解。

「自畫像 7」在發生一種混亂的割裂與燃燒，承載著個人內心的混亂，或是必須以畫作做為出口，讓人的面容裂散，解構當下的自己，為了與天地融合，為了有一種重新來過的可能，大破大立的宣告。

2.廢墟系列

兩張廢墟有著揉合纏繞的線條，在淺色的溫和背景中溫柔了鮮明的黑白色塊，那不是混亂，卻是合唱。背景協奏主體，一種即興的顯現，儘管形貌尚未成形，卻已是一種即將出土的狀態，但無需提前命名，那是對當下的扼殺。於是，尊重當前的狀態，那是她生命狀態即將面世的承載，是生命預備著抽芽的豐沛。

3.灣潭系列

在此系列中最易看見她狀態的變化，如「灣潭 1」與「灣潭 2」中，都在繪畫夜晚的灣潭，而前者多了湖上的波瀾，是種不安，少了後者的微光，是種盼望。後來，在「灣潭 3」與「灣潭 4」中，她開始繪畫起晨曦的灣潭，那是生命自暗夜行至晨光的記載，並且，讓「灣潭 4」有了他者的生命，即便那是幾朵小花與幾隻小鳥，反而這單純的生命是對自然的直接靠近。到了「灣潭 5」、「灣潭 6」、「灣潭 7」，分別承載了不同的主題，也許是植物的枯萎與家屋，但更是面對著生死的思考與自我生命的觀照，頭一次，她讓家出現，那扇門、門前的磚牆，都

是她居所的家屋，而遠眺灣潭的山，那是她生命由內而外的開啓，是與天地交換的瞬間。原來，生命需要的只是開門。而後，「灣潭 7」讓她由外返內，更為真切的觀看家屋中的房間，那些簡單的擺設與構圖，是生命迎向世界的虔誠，同時也確立了原本虛無生命的住所，有了家。自此，她的生命不再是等待命運，而是有了投身其中的走去。

4.流系列

這系列在黑與白之間有豐富柔軟的流動線條，像是女性在天地中的泅游與飛翔，是種自在的生命狀態，無需刻意的構建圖樣，在流動、在釋放，或是在舞動，喜悅的舞動著女性生命與天地的交融。這是她在創作中對自我鬆動狀態下的記載，甚至，這不能稱為記載，而是不經意的一瞥，在意識與無意識間的留下。

5.女人與身體系列

這系列多是幽暗的背景，似乎在混沌中摸索著生命的姿態，同時也是她生命的姿態。像是「女 1」的形體幾乎隱沒在背景之中，是在試著看見些什麼，卻又不得見，或許也象徵了她對自己生命姿態的模糊，而她坦然繪畫以對。「女 2」像是有著翅膀或鰭，這個女性生命在是屬於天空或大海的，都是處於一種不停流動中的環境，也許，她想要指出生命流轉的本質。「女 3」像是木偶般有著空洞的神情，張開的口有種欲言又止的渴望，但又無法發聲，似乎在隱喻生命境況處於一種囚禁之中。「女 4」淺色背景中點綴著幾許花朵，形影中有著植物的身影，那是女性身體與自然的疊合，有著別於先前的幽暗，並且微微的透露出一張女性臉孔，這是與自然交融下的女性形貌。

6.門系列

這系列所畫的門，在半掩的門中有微光，有各種不同的樣貌，但從來不是關上的。是她靈魂的開口，是她留給別人與自己的開口，好讓她行走出去，好讓他人行走進來，而在靈魂的碰觸、相處之間，是什麼樣的對待，是不是溫柔、敦厚，或是悲憫。她所畫的這些開口，也沒有清楚的指引，或是她不揭告生命開口之外的所有遭遇，那是生命奧秘中流轉的奇妙之處，只是從容的繪畫了來自她靈魂中對開口的一份盼望。

7.花系列

女人與花有很多的連結，其中之一的連結是繁殖的象徵，是生命的誕生，於是，女人與花可以在理解中凝視、對望，可以承載著女人靈魂中的芬芳。讓她的生命，女人的生命自然行走，像花般生長與盛開，花照見了生命的存在，花的美好特質，也可以是女人的美好，成為相互照見與世界中的陪伴，使生命回歸到自然單純的狀態。

真實、獻祭與誕生自我

「如果我真正要能夠面對這個世界的話，我就必須很真實的，不論是我的憂傷、我的執迷、我的迷惑、我的不安，這一切我都必須真實的獻祭出來。」

她說獻祭，在說一種生命對世界的誠懇以對，而她透過創作使她的獻祭成為可能，並且，成為一種自我療癒。所以可以在她的畫中看見她生命的不同狀態與面向，也能夠看見她生命流轉中的變化，那不僅令人驚歎，也令人動容，動容於她對生命的真實尊重，她將這一切轉以繪畫於畫布之上。生命透過創作變成作品，而她透過創作作品的過程，創作了自己，將自己在創作中回歸自然，回歸單純。然後，她可以去面對父親的生命時，用一種純粹的書寫者、生命者去面對，她父親曾有的可貴，仍然被她純粹的知曉，因為她的生命是與這廣大世界的相互交融與依靠，再不是倫常關係中的父親作為能夠左右了她的生命。

自此，她將歲月行走至一種高度，一種生命踏向命運的昇華。



思微的生命是從灣潭再度誕生的。灣潭，一處幾乎與人際社會隔絕，與自然相近的家，她開始自在的面對自己，像在翻動土壤的也翻動了自我的生命狀態，像在勞動以釋放身體的緊張，她也在勞動中釋放了情緒的緊繃。生命，有了土地，她有了根。儘管這樣的生活不易，為了孩子的教養，夫妻仍會爭吵，這些爭吵卻從不積累在時日之中，他們相互尊重彼此的真實，給予對方空間，讓對方回到各自的真實之中，然後，包容。就像先生對自己的形容，他說自己是海，是她的海。

在灣潭的時日，除了照料小孩與日常生活的勞動之外，她開始創作，用繪畫與詩詞的形式顯現出她的生命狀態，但這些創作從不是爲了某種目的，卻是她生命的開口，讓她能夠更接近真實的自己。自此，她看見如今的她從何而來，卻得從她的家庭開始理解。

她的母親一如傳統家庭的母親，總是忙碌著家裡的大小瑣事，爲了家、爲了孩子，母親沒有自己的時間空間，只有想辦法多賺錢、多做事，也帶著她一起忙於家中事務。她不平兩位哥哥有免於家事的權利，惟獨她與母親得打理家中，其實，在銀行上班的父親更是如此，閒暇時間並不是協助母親的家務，而是看書、寫字、釣魚。她爲此的不平總與母親對立，但也無能爲力，她明白，她的父母就是如此被教養著長大的，也順此教養她與兩位兄長。似乎，這是客家傳統下的文化結構，難以撼動，但她因著某種個人的直覺，她有意識，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個體，意識到自己是個人，是個女人，然後她重新是個客家女性。

這個重新，來自於她的離家，更來自於女兒的誕生。離家，讓她揭穿既有框架加諸於生命之上的謊言，真實靠近自己身爲女性的根源。女兒的誕生，讓她對於生命之感，有了再次的體驗，再一次遇見了那個還在母親肚中的自己，並且感受到母親懷胎之時的種種情緒，包括某些負向的壓抑，而她承接了一切。女兒的生產讓她同時分娩了自己，有了這麼一次機會去思考她要如何對待自己新生的女兒，以及，她要如何去對待從過去分娩而自我重生的起點。

於是，她在灣潭不只創作繪畫或是詩詞的作品，更是創作自我與女兒，也許，她其實是在自我與女兒的兩個生命實踐中，再次學習如何活著，特別是看著自己的女兒有別於自己過往被對待的方式而生長。女兒不像她身處在傳統的客家家庭中，只有母親在照顧家裡，而是父母雙方都專職的在家中生活，而且女兒母親生活也不再是沒有屬於自己生命的空間，而是相互尊重著彼此的真實中生活著。外在的框架與倫常關係，在此都被一層層的剝除，生命回到原貌而能相互靠近，這種純美之感，並非構建於人爲算計的外在標準，是發自內在的真切情感，生命受到世界的包容，也因而覺知世界的開闊與美好。

這樣的生命長成，不再是虛無與茫然，女兒的生命歷程受到世界與父母的溫柔以對，這樣的生命，面對他人的情感、社會的關係，除了清澈明瞭，還有一份溫和，不管是獨處時的自在，或是共處時的消融。甚至，女兒之於她，是種拯救，有別於創作的自我療癒，女兒自小生命的存在，指出生命中一種可能，一種觸碰生命內在根源的可能。這無法以他人的生命啓動，必須是流動著自身的血緣，承接著自己的情感，親近著自性的靈魂，那沒有別人，是她的女兒。

她的生命因而被打開了，即便是她曾經遭遇的童年創傷，面對這段過往，是段艱難的里程，其中那要穿越身體、情慾、愛，以及生存。然後，這成爲一種動

力，讓她願意不斷去尋求生命中的答案，像是人與人之間的愛，靈魂深處的聖。她執意前行在一條自然開展的道路上，用她的創作與世界共在，如此謙卑與誠懇的創作姿態，她稱為「獻祭」，這「獻祭」讓她自己成為道路，在此自然與自我往復開展的道路上，她在創作中誕生自我。

(四)自我建構與生命朝向

三位客家女性的生命故事展現著不同的生命力，各自在自身的遭遇中努力活出「自我」的樣貌。「自我」不是一個代名詞或是指稱而已，自我是在關係中、自我更是一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個人透過敘說建構自身，在個人的不斷敘說與書寫中，個人的生命故事展現出個體所經歷的整個社會歷程。

在此要進一步詮釋的是，個人如何在社會制度所形構出的生命遭遇中，走出自我的樣貌，並尋找生命的朝向。在此引用 Gergen & Gergen (1986)所說的敘說結構與敘說形式來說明三位客家女性的生命樣貌，他們認為敘說是從日常的社會互動中發展出來的社會建構，是人們共享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敘說有特定的結構，分別是前進的(朝向一個目標)、後退的(遠離目標)、穩定的(故事少有變化)。然而生命的遭遇總是多變的，敘說的結構可能是混雜而多變的，如悲喜交雜的生命敘說、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敘說、羅曼蒂克式的敘說(起起伏伏)。

從 Gergen & Gergen 的敘說結構來看，月子的生命敘說比較是穩定地前進型，我稱之為從生命「歷練」中走來，而呈顯出一種溫婉而堅毅的生命圖像，朝向「放下一切」並努力修練得以「普渡眾生」的境界行走。菊子的生命遭遇則顯得多變而崎嶇，一生陷溺在「自卑」的情懷中，奮力地在不夠好的社會風土條件中翻轉、翻轉、翻轉，生命也隨之起起伏伏，透過經濟的獨立、心靈的成長與靈性的修練，努力地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是悲喜交雜羅曼蒂克式的敘說。至於思微，在生命的低潮期，透過畫、透過詩、透過種植，勇敢而努力地面對自我的真實，而生命中也出現了包容力極大的大海—先生，包容著她的波濤洶湧而不動搖，生命終於找到了行走的道路，透過那樣真實的自我獻祭，思微得以誕生自我，並讓自己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五、參考文獻

- 丁興祥等譯(2003) 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台北：遠流。
- 丁興祥等譯(2006) 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台北：遠流。
-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2000）質的研究方法。高雄：麗文。
- 尹章義（1999） 台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比較研究法----以台北及高屏地區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 期，頁 7-14。
-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998）台北客家街路史——通化篇。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998） 看見台北客家，第三屆台北市客家文化節系列活動「客家發展研討會議」論文集。
- 江文瑜(1996) 口述史法。載於胡幼慧主編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江運貴著，徐漢斌譯（1996） 客家與台灣。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社
- 朱柔若〈2000〉 Neuman, W. L.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 何來美（1993） 細妹仔—大地女兒。客家，33 期，頁 52-55。
- 何粵東(2005) 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 期，55-72 頁。
- 肖平（2002） 特殊背景下的母系社會。載於肖平，客家人。成都：成都地圖出版社，頁 161-180。
- 邱彥貴、吳中杰（2002） 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雨青編著〈1998〉 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
- 林鶴玲、李香潔（1999） 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 卷，4 期，頁 475-528。
- 房學嘉（1998） 客家女性在宗族社會中的地位----以梅縣丙村溫氏仁厚祠為例。發表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年 11 月 4—7 日，台北：南港。
- 南山〈1991〉 論客家文化意識。中原文獻，23 卷第一期，頁 39-44。
- 南山客（1989） 客家女人不是人？客家風雲，16 期，頁 28-31。
- 邱書瑋（1989） 「客家婦女面面觀—傳統與現代的客家婦女」座談會。客家風雲，16 期，頁 35-40。
- 美濃愛鄉協進會編（1999）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台中：晨星。

- 俞智敏等譯〈1995〉Abbott, R & Wallace, C 著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北：巨流。
- 高宗熹〈1997〉 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台北：武陵。
- 高怡萍〈2000〉 客家族群意識與歷史的文化建構----客家社區在原鄉與移民地之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三期，頁 50-72。
- 高敬文〈1999〉質化研究方法論。台北：師大書苑。
- 高熏芳等譯（2001） Maxwell, J. A.著 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台北：心理。
- 倪鳴香(2006) 質性研究方法研習工作坊—「生命口述傳記研究」相關資料。
- 桂妹（1988） 客家婦女名字”妹”字再探。三台雜誌，17 期，頁 28-33。
- 徐正光主編〈1991〉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 徐正光（1994） 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發表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客家雜誌社。
- 徐園妹口述，鍾秀梅記錄（1999） 園妹---口述歷史（二）。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38-140。台中：晨星出版社。
- 夏曉鵬（1999） 商品經濟衝擊下的客家婦女。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30-135。台中：晨星出版社。
-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台北:巨流。
- 胡紹嘉(2005) 于秘密之所探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應用心理研究，25 期，29-54 頁。
- 黃馬金（1995） 客家婦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 黃秋芳〈1993〉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台北：臺原。
- 黃瑞祺〈2000〉 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
- 黃榮洛（1988） 中港溪畔的三個烈女。三台雜誌，17 期，頁 113-117。
- 陳板（1998）城市客家搜索隊。載於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台北客家街路史——通化篇。頁 166—170。
- 陳板（1998） 族群與地域：台灣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觀察。發表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年 11 月 4—7 日，台北：南港。

- 陳惠雯（1999） 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婦女的活動空間----近百年來的變遷。台北縣：博揚文化。
- 陳運棟〈1991〉 台灣的客家禮俗。台北：臺原出版。
- 陳運棟〈1998〉 客家研究的歷史課題。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
- 曾金玉〈2000〉 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喜城（2000） 再造台北客家文化的風華。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政府行政與客家文化，客家文化行政研討會議論文集，頁 69-76。
- 張生妹口述，鍾秀梅記錄（1999） 有妹莫嫁----口述歷史（一）。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36-137。台中：晨星出版社。
- 張典婉（2001） 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典婉（2004） 台灣客家女性。台北：玉山社。
- 張維安（2001） 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載於「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婦女篇」，屏東市：六堆文教基金會，頁 79-109。
- 彭瑞金〈1991〉 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載於徐正光主編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 彭瑞金（1990） 台灣客家文學的可能性及其以女性為主導的特質。現代學術研究專刊Ⅲ，3 期，頁 221-240。
- 溫美芳(2006) 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葉桂玉(2004) 我與我的客家家庭－真實與理想。東吳大學心理所碩士班論文。
- 齊力、林本炫（2003） 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楊長鎮(1991) 社會運動與客家人文化身分意識之甦醒。載於徐正光主編 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 歐用生〈1989〉 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歐宗智〈2000〉 傳統客家女性的堅忍形象----談〔李喬著〕《寒夜三部曲》的燈妹。明道文藝，287 期，頁 124-128。
- 蔡美玲譯，Belenky,M.F. et.al 著(1985) 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台北：遠流。
- 蔡敏玲(2001) 教育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我在紀實與虛構之間的認真與想像。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 期，233-260。

-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心理。
- 賴誠斌、丁興祥(2005) 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蘆荻社大學員蕃薯 的故事為例。應用心理研究，25 期，73-114 頁。
- 劉還月〈1991〉 自傲的血統、自卑的民族----試析台灣客家族群與信仰的弱小情結。民俗曲藝，頁 162-173。
- 薛雲峰（2000） 台北市的豆漿店—從台北市豆漿店之經營看台北都會區客家移民之經濟活動。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政府行政與客家文化，客家文化行政研討會議論文集，頁 115-130。
- 鍾林、邱秀年、楊長鎮、林添福、彭鑫（1988） 「專題報導」台北客家族，客家風雲，9 期，頁 13-27。
- 鍾永豐（1999） 淺論傳統客家婦女的身分與地位。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14-121。台中：晨星出版社。
- 鍾秀梅（1999） 談客家婦女。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22-129。台中：晨星出版社。
- 鍾秀梅（1999） 秀娣----紀念一個壓抑與反叛的年代。載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重返美濃：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頁 146-154。台中：晨星出版社。
- 鍾鐵民（1989） 鍾理和筆下的客家女性。漢聲雜誌，23 期，頁 48-49。
- 戴寶村、溫振華（1998） 大台北都會圈客家史。台北市：北市文獻會。
- 羅烈師（1999） 台灣地區客家博碩士論文評述（1966-1998）。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 期，頁 117-137。
- 蕭仁釗〈2000〉 負向生活事件因應歷程中性格與族群因素之影響----以客家族群為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蕭新煌（1998） 台北都會客家社會史的第一章。載於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台北客家街路史——通化篇。頁 164—1。
- 蕭新煌、黃世明（1998） 台灣地方社會與客家政治力：客家族群派系的類型、發展及限制。發表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年 11 月 4—7 日，台北：南港。
- 蕭新煌、黃世明（2000） 從台灣客家族群發展類型探討族群融合問題。新世紀智庫論壇，10 期，頁 74—75。
- 蕭新煌（2002） 台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台灣大轉型的歷史和宏觀記錄。台北：立緒。

英文部分

- Augoustinos, M. & Walker, I. (1995) *Social Cognition: An Intergrated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Berg, B. L.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Constable, N. (1998)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Hakka Studies*. In *The Fo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akkaolog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November 1998, Taipei, Taiwan.
- Fontana, A. & Frey, J. H. (2000) *The Interview: From Structu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ed Text*. In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Delhi: SAGE.
- Gaskell, G. (2000) *Individual and Group Interviewing*. In Bauer, M. W. & Gaskell, G.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A Practice Hand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86) *Narrative 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Sabin, T. R. (eds)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Y: Greenwood.
- Hatch, J. A. & Wisniewski, R. (1995)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Jovchelovitch, S. & Bauer, M. W. (2000) *Narrative interviewing*. In Bauer, M. W. & Gaskell, G.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A Practice Hand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8, No. 2, 224-253.
- Rabin, A. I. et al. (1990) *Studying Persons And Lives*. N. Y.: Springer.
- Richardson, 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Denzin, N. & Lincoln, Y.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